

在琉森湖畔

行走

◎沈潇潇

“往琉森湖我走一遭，鲁的勒哒滴呀鲁的勒哒滴……”在1980年代初，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关牧村演唱的瑞士民歌《到琉森湖去》，那次快灵动、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是那样使人着迷。琉森湖离我如此遥远，虽然在歌声里我似乎感觉到了那琉森湖蓝色湖水不同凡响的荡漾波动。没想到多年之后，我真的触摸到了梦幻般的琉森湖水。

琉森湖紧挨着琉森市主城区。同行者大多还在选购瑞士名表，我在买了几把瑞士军刀后，先去了湖边。我坐在湖边的木椅上，眼前的湖水让我惊讶：湖水是无法形容的湛蓝，说它像是一匹巨大的蓝色绸缎，蓝绸哪有它的晶莹剔透？说它像是一颗硕大的顶级蓝宝石，蓝宝石又哪有它的灵动飘逸？它就是琉森湖，独一无二的琉森湖，拿什么来比喻它，都可能会有玷污它的嫌疑。

迎着那南来的湖风，听着湖水涌动拍岸的水波，湖畔仿佛又响起《到琉森湖去》的旋律，在这首歌里，第一节和第二节各有短短的一句两行歌词，其余便是那一串串如“鲁的勒哒滴呀鲁的勒哒滴”或“啊呀里噢滴里噢”之类的衬词。衬词也可以成为一首歌的主角，这是我听了《到琉森湖去》才知道的。如今到了琉森湖边，才真正体会到只有这些没有含义的衬词，再配上动听的旋律，才能如此贴切地表达出琉森湖的自然本真，那

激情涌动的清澈湖水，那逶迤曲折的湖岸，那湖上的轻风，那蓝天、雪山、湖光的相融相映，也才能如此活色生香地表达出人在琉森湖边的无言以表的雀跃欢欣之情绪，真有舍它其谁的感觉。也许正是因为此，这首古老得不知作者是谁、不知出自哪个遥远年代的民歌，才会流传到今天，也才会跨越千山万水从瑞士传唱到遥远的东方，在我们的耳边时时响起，在我们的心里时时荡漾。有时，艺术的永恒并不在于传达了多少意义，而在于传神，也无须借助多少言词，而只需要一串声音……

这100多平方公里湖面的琉森湖，不但有周边山峰的溪流汇入，还有一条叫做罗伊斯的大河穿湖而过，湖水最深处达214米！正因为此，相对于我过去见过的湖，琉森湖的湖水湍急、深邃。在我的视野里，只有湖水矜持的起伏涌动，而没有看到一朵破碎琐细的水花，它像是灵魂的律动，而不是世俗的闲言碎语。湖水传导给我的，是一种力的感觉。这种力不是那种风吹浪花起的轻浮喧哗、沾沾自喜，是一种激情在喷薄而出之前的默默酝酿和不休孕育，有高贵的痛苦和执着的愉悦，不由得让此时湖边的我与它产生精神的互动，生起遐想和期待。而在近处湖面上，三五成群的天鹅却是那样悠闲自若，它们高昂着长长的颈项，在我们眼前缓缓地游动，像欧洲中世纪的贵族那样雍容矜持。岸上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天鹅们看到新奇处也会停下来，侧歪着脑

袋，一动不动地凝神探看打量，那清亮亮的眸子、专注的神情好不令人怜惜。也许，也只是在琉森湖这样赛过蓝缎、赛过蓝宝石的瑰丽又激情涌动的湖水上，才配有如此雍容华贵、风度翩翩又天真无邪的天鹅吧。当它们在我眼前拨波游过时，我的耳畔响起的正是《到琉森湖去》歌里那一长串流利的“鲁的勒哒滴呀鲁的勒哒滴……”

抬眼远望，湖的对岸就是连绵起伏的峻峭山峰。习惯了平素里的雾霾，在这纯净的空气里，感觉到如被换了一双眼睛一般。那遥远山峰的皱褶竟是那样的一清二楚，那山顶的积雪闪烁着夕阳的光芒，感觉中好像也一闪一闪地传导到了我的眸子。这与在国内观山景的区别，好似一个是在欣赏实体质感的油画，一个是在观看一幅虚实互化的中国画，滋味迥异。

琉森是瑞士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在我的坐椅背后就是城市的主城区。在这里，没有特别高大、抢眼的建筑，特别是沿湖一线，各种古朴经典的建筑错落有致，勾勒出一条不高却优美的建筑天际线，与近在咫尺的湖面是那样的和谐。在这里，城市建筑并不是主景，而是附属于那湖那山。这让我想起有些风景点，在美丽的湖边总是突兀地矗立着有着巨大玻璃幕墙或刺目金属光泽立面的高楼大厦，在自然美景前扮演着人类君临天下般的威势。这时候，我心里忽然盘旋起几缕莫名的忧伤……

温暖

暖聚焦

◎顾常平

在小区外的路口看见了一个爆米花摊。远远看去，炉火一闪一闪的红，让人感到冬夜里特有的温暖。

走近了看，是一个50多岁的男人。黝黑的脸大半被放下的帽耳遮了去，看上去饱经风霜，却笑意盛开。男人坐在小板凳上，左手摇着爆米花炉的转子，右手拉着风箱，身子微微俯仰，合着手的动作，一副自得的样子。

“这是一个好行当哎，大冬天里多温暖啊。”走近摊前，我既是对自己说，也是对妻子对摊主说。

“是啊，是啊。”摊主接了上来，暖暖的一笑回转身去。我这才发现他身后两米远的电线杆上，斜倚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正对着他甜甜地笑。女孩穿得很厚实，暖暖和和，脸上漾着纯纯的温情。他们的脸像极了，那一定是父女了。“大冬天的夜，不在房里看电视，却陪着父亲卖爆米花。”我的心一动，“多好的孩子。”我觉得要买一些爆米花了。

“买几袋去给小胖吃？”小胖是外甥女的孩子，胖墩墩的极可爱，正读小学二年级。妻子立马响应，俯下身，选定了一袋稻米花、一袋玉米花，还有一袋年糕片。

外甥女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没几步路就到了。来开门的是外甥女婿。见到爆米花他先是一愣，接着就微微地笑了，说小家伙正在做作业，又说外甥女还在公司加班，要晚些时才能到。他声细气轻的，与白天里的大声大气很不一样。孩子定没听到我们来，要是知道了，他早就蹦着迎来了。妻子与我递过爆米花，寒暄了几句，就退了出来。

回到家，妻子就开始翻箱倒柜，准备严冬的寒服了。骤冷的天气让人猝不及防。妻先是把衣服摊得到处都是，然后慢慢整理。该出场的让出场，该退位的让退位。满房间摊着的衣服，散发着香香的樟木味。

以后好几个晚上散步时，我都想再碰到那一对卖爆米花的父女，可是都没能如愿。在微微的失望里，在满天的寒星下，我就暗暗叹惜：那些温暖过心的人和事，过去了就过去了，再要相遇，也许只能在梦里了。

山野漫走

绿生活

◎崔海波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一年中最冷的季节里，贝母躲在地下悄悄地生长，它们要等到春暖后才会破土出芽。

樟村没有蔬菜大棚，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守着农时按部就班地来。冬季的农田不像夏秋那么繁华，放眼望去，蔬菜品种略显单调，主要是青菜和大头菜，大蒜和葱仅仅是搭搭花色，除此以外就没什么绿意了。

入冬以来气候比较干旱，蔬菜都长得蔫头蔫脑的，我家菜地边上一口池塘快见底了。我割了一篮青菜，再拔几只胡萝卜。母亲叫我挑长相好一点的胡萝卜带回家，差的剩下做鸡饲料，因为胡萝卜种得比较多，鸡的伙食也跟着改善了。萝卜地边上种的是大头菜，母亲说，前几天，大头菜被人偷去了几个，虽然不值钱，但毕竟付出了辛劳，心里总归舍不得。大头菜是宁波城乡群众公认的一种比较吉祥的蔬菜，冬至那天，很多人家烤大头菜，热气腾腾香喷喷。可是从人家的地里偷几个大头菜去讨彩头，这种做法总归不地道。

两个村民从我们的菜地边走过，说是去爬毛吞岭，问我去不去。

去就去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扔下蔬菜就跟他们去了。从樟村到毛吞岭的这条小道以前是石蛋路，很窄，手拉车也很难拉过去，前些年拓宽了些，并且铺上了水泥，汽车也能开过去了。清晨或傍晚，很多村民到这条路上来徒步走，夏季雷雨过后，路面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他们干脆拎着鞋子赤脚行走，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

冬闲时节，地里没啥活儿，但老年农民没事儿也要到田间地头转一圈，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深入骨髓，借用一句歌词就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毛吞岭下有条岔路，同行的村民说，沿着这条路走就可以到达仙人山水库。我知道村后的

山吞里有好几座山塘水库，但之前只去过最大的白滩吞水库，其他都没去过。

于是爬毛吞岭的主题改为寻访水库。沿着羊肠小道一路走去，只见路边的溪坑早已断流，溪床上全是白花花的石头和沙子，偶有一些横七竖八的枯树枝，大概是汛期从上游冲下来的。两个妇女正在捡树枝，她们把树枝砍成短短的一截一截，装进麻袋，背到水泥路口，再用电动自行车载回家。

仙人山水库位于半山腰，不大，看上去更像个池塘，里面一滴水也没有，我们站在土坝上，讨论着丰水期这里有没有鱼或者蛴螬，应该有的吧。记得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我哥哥和几个同学把附近一只池塘里的水舀干，捡来很多蛴螬，那蛴螬壳沾满青苔，我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干涸的水库显得很苍凉，边上有一大片“虎刺”，墨绿的叶子缀满红艳艳的果子，蛮好看的。原路返回途中，看到几个村民从陈家吞水库方向过来，手提肩扛着捕鱼的工具，其中一人挑着的塑料桶里还真有几条鱼，个头挺大的，有三四斤重吧。我问他们：“陈家吞水库离这里多远？”

“不远，但是路很难走。”
难走也要去走走。路很窄，且被柴草隐没，有些陡坡需要双手着地爬行。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行。前方传来一阵狗吠，抬头望去，半山坡上有几间简陋的棚屋，同行的村民说，那是个小型养殖场，养着鸡、羊、狗，狗吃的饲料跟鸡和羊一样，青菜萝卜为主，主人除了来喂食以外，基本上不在养殖场，安保工作全靠这几只狗。

陈家吞水库比仙人山水库稍大一点，已经露出大片库底，只有一小片水域，刚刚被网过鱼，水很浑浊。我们捡一根树枝插到水里，探不到底，看来还是蛮深的，想想也是，要是水不深的话，那么大的鱼怎么生存？

冬日到田间山野漫走，心情真不错。

总第5817期 投稿邮箱：essay@cmb.com.cn 水彩 林绍灵